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兵部類第五卷

萬曆三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李時華為勘界事難結局

遵

旨隨時奏

聞懇乞

聖明特賜宸斷以一政體以靖地方事先是清理

播界蜀異議臣奉

命按屬與在會勘之列曾以原籍引嫌具疏控

辭隨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為勘播事體重大

等事該部覆奉

聖旨御史奉有特命巡按一方這勘界豈得引嫌

求避科臣不必差朝廷以疆事專付督撫委任

不輕王象乾會同郭子章悉心處置停當毋得

推托責難他諉事完之日各巡按會本具奏后

聞有未妥不妨隨時奏聞毋隱欽此欽遵移咨
備劄前來臣感戴
聖慈曰惟延佇督撫貳臣會稿借手報成近接督
臣疏揭已經單
題臣反覆卒業區分叁策備極苦心慮遠思深迥
不可及臣復有何識見出督臣上輕置一喙惟
是
明旨曰會本具

奏而茲實未會
明旨曰處置停當而茲尚未決在督臣焦勞於此
固非得已但事持兩可議未僉同不知該部何
所據以覆
題
陛下何所憑以處斷臣竊以為疆界之局猶然未
結也夫事必有待勘而後明者即兩不相下亦
自有至當不易之理在今之播界事理本明只

在
皇上一斷而兩省自貼?然輸服可無庸拘拘勘議
者何也沙溪渭河播州有之水西亦有之此載
在
會典通誌可考而知謂盡係水西侵占固不可然
當楊烈中衰楊相出奔時播水已互相訐
奏矣真州諸司亦更迭具
奏矣播謂水侵水謂播侵奏牘盈編不一而足兩

省勘卷昭然明白斷令退還責取印信退狀領
狀謂非播地其誰信之前督臣繪圖以進
聖上屢旨責成令督臣不過奉
旨清疆按圖索地而已索之而得也祇了善後之
局而非創議第遵
皇上之旨而不為功假令前人責地而後人以之
市恩
明旨清疆而督臣以之任德不知議論又當何如

聞

矣督臣處此不亦難乎至於水西侵疆遠者在
洪武嘉靖年間近者在萬曆初年即如督臣聞
送臣單所云靖邊關張捌冊等貳拾貳處係嘉
靖十七年以至三十二年分水嶺箐口等玖處
係萬曆二年非自安疆臣作俑也楊烈既不能
力爭於前逆龍又不能恢復於後播固棄之如
遺而水亦久假不歸矣疆臣襲祖宗之遺止知
前田地為水西故物又嘗身在行間效有微勞

日夕孜孜尚覬論功行賞茲若奪其所故有是
以倔彊不服以臣平心而論當逆龍破肆牌破
綦江聲勢甚大人情洶洶貴州危於累卵撫臣
到日無兵無餉茫無措手不得不倚靠彊臣撫
臣曾與之盟神許其裂地此黔中三尺之童子
所共知者彊臣即無擒酋之功而不可謂無保
城之伐況督臣叙功有云大水田之鏖戰潰賊
腹心桃谿衝之焚燒亂酋乎足此非彊臣斷案

乎撫臣許之裂地固為擒酋酋非擒自彊臣彊臣亦豈得過望裂地惟是裂地不得而又割地此怨望撫臣亦情理所必至者撫臣處此不亦難乎善乎臺臣之言有曰督臣之心公而顯撫臣之心苦而危此兩言足以盡之矣此際督臣亦未嘗固執前說惟以新疆經費最苦計籌為慮黔撫臣亦曾移文到臣云退地若干認粮叁百此外難以强之土司臣說以其身處貳臣之

地各有一難譬之負者重擔在肩輕釋不得稍稍把捉不定而人議其後矣又譬之弈者局在兩持那移不得一失着而輸贏分矣臣黔人也即有引嫌之心而豈無桑梓之慮亦蜀官也臣有安民之責而豈無地方之憂一向苦慮熟思以分督臣之所難稍有一得之愚可補經費不足如屯田壹項今天下衛所碁布星列未嘗乏軍也曾見行間得一軍之用乎新疆之屯原議

伍千為數太多督臣曾檄行司道議將沙溪伍半里之地暫改屯田而舊民紛紛不欲皆曰舍田無以為生應軍又無其罪不願附伍又真安百姓亦不欲皆曰若改屯田是良民與造逆同科已業與沒官一體不願附和督臣聞之遂罷不設蓋順民之心從其便也此未說叁千捌百分可以無設便省肆萬壹千肆拾金不獨水邊舊民稱不便即藺邊見安壹千貳百分亦紛紛

赴臣投憩在任國欽等則云祖籍原民不幸身
居惡側强伏霸占籍索為軍每年勒軍見面貳
兩在簡惟敬等則云假示枉法稅粮每年伍姓
伍百餘兩鎖刑激變乞拔摘軍歸民至謂改土
為流方幸出水火今仍屬土司過為誅求眼前
既不堪又日後調遣征戍貽累子孫不若從民
之便者則衆口有同詞也似此壹千貳百分亦
應改屯為民可得壹萬貳千玖百陸拾餘金之

用移餉屯軍者以餉防兵兵即軍也兵尚可資
緩急不猶愈於屯軍乎即革屯田則指揮鎮撫
千百户等官無所事事在藺邊袁現龍等折俸
田地總計叁拾陸頃壹拾肆畝亦可別編濟用
即不然請照貴州事例各官改授土縣丞主簿
等官即以折俸之田給之亦無不可冗散小官
除經督臣疏
請裁革外議者猶曰遵義壹府耳文有壹道壹府

武有總兵又有坐營一遊擊一守備二似覺過多往歲李總兵報故知府蔡鳳梧曾詳請勿補臣謂新疆初定正資大將彈壓如何輕易議撤若遊擊一員則斷斷乎可裁者即以一守備駐桐梓代之可損遊擊之費防兵捌千應如督臣原議數年之後撤去叁千晋伍千則可省叁千之餉此外尚有抽州縣民兵抽松坎防兵兵計伍萬肆百兩有奇他如徵積逋留納班留稅遵

義事例皆督臣所已疏
請者屈指一算充然有餘可無煩加派矣夫以
朝廷大一統之制論之水與播皆屬版圖水西從
前侵占猶曰奪自鄰夷今日歸還正是復其侵
土安疆臣即稱駕?鶩?哉
國有王章敢不俛首就吾約束有不然者
天朝東蕩西平易如摧枯拉朽能容此一杯水作
祟乎舍見在之地而故為曲處之圖非法也則

督臣之上策其論甚正獨計
天道好生
王仁柔遠借令以土地之故傷字小之仁而吾瘡
痍初起之民亦遂從此多事則安所稱處置而
善後也矧失之土司原之土司原非分我内地
播固輸粮水亦納賦未必盡屬空虛試觀四十
年前光景彼侵此奪訐奏無休而疆界之大槩
可睹已卷按斷還占恡如故而勘處之大畧可

見矣今日之事惟在

非

上裁如謂普天莫如

王土尺寸必歸版圖取之當早取也則

聆

命督臣查追以絡拓地完局是追之也惟

命如謂侵疆原非一日經費已有處分在水猶在

播也則

令督臣勿取以示柔遠至意是予之也亦惟

命予自

皇上則
德意在朝廷可以示恩督臣亦有辭於職掌而不
為悖
旨臣謂捐久侵數百里之地貽兩省千萬世之安
宜若可為也奪自
皇上則
勅法在
一人可以示威撫臣亦有詞於土司而不為失信

臣謂近以示侵凌之譬遠以防堅冰之漸非過刻也此則一

宸斷而播界之事畢矣若徒責兩省會勘臣恐築舍道傍三年不成久之猜疑愈甚釁隙愈深禍亂肆出而莫可收拾矣安危利害之關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此臣區區之愚體督撫之所以難而爲之通其變如此若督臣旣難於處撫臣又難於言而臣亦容容默默姑聽之而坐觀之

則
明旨責臣以隨時奏
聞者謂何而敢於欺蔽取伏乞
勅下部院從公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議擬覆題
請自
上裁則政體壹而地方安善後之局可結矣臣無
任殞越待
命之至

職按播州之役安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
而將士分功不能自列
國
家所以酬功者正於虛銜撫臣初盟竟成負約
宜未有以深服遠人之心而至今反叛不常
也靖邊等地疆臣據於楊酋之時而欲反之
於酋亡之日曾不思酋之亡也誰為助力而
刻核乃爾耶

萬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

宣大總督楊時寧一本為微臣老病辭歸感

恩愧難圖報謹直陳邊務以備省覽事職一介草

茅遭逢

聖世服官中外三十九年矣初以王親幸遇

先帝開豁濫竽京職繼蒙

皇上任使游歷崇階

恩命光被四世存歿均躋一品且職男復世廕金

吾深慙么麼叨此異數今職老病蒙
恩賜還自審偷生無幾報國無日惟有誓之子孫
永矢勿諼而已第念職久歷邊疆今總督宣雲
又幾五載雖迂庸不諳世務而練習頗曉虜情
茲當去國之時故不揣愚陋敢直陳邊務數欵
以稍效涓埃之報伏乞
勅下戶兵二部查議施行為此開坐具題
計開

一議戰款職聞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籌國是者酌利害之重輕而審處之則今日宣雲之戰款可例論矣北虜九邊中最稱强悍我朝歷代數為邊患嘉隆之間俺荅為禍更慘款貢以來邊氓釋戈荷鋤關塞熄烽安枕數十年陰享太平之福利害之大較彰彰矣今款久虜情漸易每年挾索不已據其奸狡之狀雖似有釀禍之梯然猶戀戀市賞不肯自敗乃盟撫賞不溢

原額省客餉活人命者無算利多於害不啻倍蓰矣為今之計當知有不可忘之戰而又當知有不可輕試之戰當知有不可恃之款而又當知有不可遽罷之款若文武得人修守嚴慎虜知有備決不敢入犯至市賞又必照市貨不至粗紕非大故不可裁議則虜必無怨款仍可數十年無戰也倘偶爾突犯不過計正要挾在我當鎮定籌畫相機戰守虜若大隊臨邊勢合難

敵徐以計緩解之彼必理屈宵遁虜惟一技閑
邊勢渙易與即當以兵亟勦之庶可懲一警百
若虜未入犯不能截殺及遠去輒輕率而擣襲
皆失策也宣雲制虜之道不越於此不能恃欵
因循失守忘戰遇虜非狗則媚有事欺罔彌縫
久之必如宋人始終以和自愚也伏乞
聖裁
一簡兵馬職閫禦虜之道勇敢直前最要兵强

疾馳衝鋒全藉馬力即兵馬強壯而訓練無法猶謂以將與敵兵家所忌况兵馬不堪者乎歟貢以來人情積玩視戰陣為緩圖以兵馬為末務中間將領留心戎務者固不乏人然類多工於鑽刺習於媚悅甚有以兵馬為營利之媒恣肆剝削者故餉粮不以之養壯士而以之養私丁豪傑灰心不樂為用即充行伍者半多懦怯之夫耳且從而扣減之內有缺馬之軍又以所

易市虜篤馬給補乃侵扣官價以肥己即貧軍隨領隨倒弗恤也以此兵馬驅之戰陣勝負豈待枹鼓而後知哉合無以後營軍汰其老弱選補精壯內有驍勇武藝過人堪充選鋒者始終雙粮以優厚之缺馬惟令軍丁自領官價買補首將特為驗發不許踵襲積弊仍以夷馬充給侵扣官價違者必重從叅究再照兵馬之强弱全在將官之優劣故任用武弁但不拘本鎮外

淩

鎮通融調除可矣不宜用之原籍以滋弊竇蓋原籍族黨親識衆多凡補軍補馬動有囑託事多掣肘不才之官又從而浸漁之故疲軍羸馬一營過半其弊多坐於此且倚勢倰人鄉閭側目中有執法守正者反斂怨陰被搆害即本官且甚苦之故雖兵馬精強必須酌議將官此亦補偏救弊之道也伏乞

聖裁

派

一積糧餉夫積貯者軍國之大計矧邊鎮孤遠尤三軍命脈所關故積貯之盈縮邊鎮之安危係焉非細故也宣雲山西連歲旱荒屯粮拖欠各省民運不繼

京運愆期各户部分司分汾主客兵餉通融支給僅足周歲之用而猶慮不贍闌警增戍動稱缺乏以此在承平之時尚可支持倘異日黠虜寒盟征調四出客餉莫措士不宿飽即武騎千群

將安用之夫師行必先粮從錢粮非旦夕可辦
及今圖之猶以為晚若再因循而不破格以處
之是驅枵腹之衆以入虎豹之群其不格明甚
合無以後留心積貯凡屯田鹽法着實督徵疏
通冗費冗食極力裁革樽節督撫身先節儉凡
有節省之數據實奏
報
以十分為率七分聽户部抵充年例三分存留
本鎮收買粮草另行收貯各衛要城堡專聽有

營客兵支用不許前項支銷俾一年有三年之蓄年久出陳准主客支用扣留主兵折色後備貿買明登循環亦聽大閱查覈庶有備無患而邊鎮重有利賴矣夫生財大道務本節用不可偏廢苟生之有道而用之無節則鄧林難供野火滄海亦病漏卮其營中買補馬匹例用椿明置造器械例用局料軍馬逃亡倒損截日扣除月粮草料還官仍作正項侵欺挪借律例頗嚴

今宣雲買馬造器動借還官銀兩名曰借支支開銷甚有貪官知該營積有歇役之銀輙指稱打造等項餙文借支多歸之無何有之鄉至倉粮常闇被盜侵欺及查盤雖虧折近千聽官攢斗級破調開除即問罪仍還職役法紀蕩然弊孔如蝟此二者皆邊餉之積蠹也合無以後凡買馬造器不得已借支歇役銀兩者仍當追完正額照數完庫官攢員役侵欺虧折倉粮數多

者照例究革賠補庶積弊消清而於粮餉未必無小補矣伏乞

聖裁

一禁鑽刺職關賄賂之彰縣官邪也水勢泛溢縣決防也故治水者不可自決其防用人者不可自納於邪今在武弁鑽利日甚邊政日非豈可不嚴禁以坊?其防哉蓋欵和之後玩愒年久武風不競昔也以欵市撫虜而安邊今也假欵

晙

窃

市圈非利以養交各官以此為進取之捷徑在外視此為貨利之淵藪依媚成風日甚一日武聽至今濫觴極矣傍門邪徑往來如市憑社媚竈彼此效顰大者近萬次者盈千即卑職亦各有差等暮夜投金白日驕人一到地方橫索以償所費而猶苦不給居常攻於媚悅有事憑藉曲庇偶一摘發援真反噬當事者稍存功名之念誰肯履風波之險以故上下和同轉相欺蔽

及

不惟邊政不修而冠履且因以倒置將來款市
決裂貽患邊疆非細靜言思之良可寒心合無
以後痛革貪緣鑽利之弊大小武職俱精選忠
誠有才勇者以充其任必文武用心上下相繼
入事必誠修舉邊政必臻實效以款則固以戰
則勝而封疆永奠盤石之安矣顧宣雲密邇
神
京法易廢弛事多掣肘此風蔽錮已深樞臣非
不極力禁治而卒莫之能挽非藉

天語叮嚀終恐不足以起弊而維新之先民有言曰其本不在邊疆而在朝廷端本澄源久安長治是在皇上加之意耳伏乞聖裁

臣按任用武弁不宜用之原籍蓋族黨所聚易為要求補軍補馬動有掣肘談邊者所未反也

萬曆四十八年二月十六日

福建道御史倪應春一本法令愈玩愈弛民心日攜日渙懇乞

聖明早為整頓收拾以保危疆以固根本事職聞

國家之患莫大乎無法無民非無法也御委其轡有法而不必行也非無民也力殫於供有民而不我附也辟之人焉面貌髮膚儼然無恙而神氣不張元氣不固究且有痿痺決裂之虞扁鵲

望而却走矣當今之勢何以異此耶遼左需兵
調募為急問諸樞臣曰郵而達於撫鎮矣問諸
撫鎮曰檄而暨於郡縣矣甲乙相推秦越坐視
迫迫於
功
令始驅之二三健兒以塞責而有司之遣行不
嚴統領之紀律不設逗遛不問潛逃不問鼓譟
驛驛不問至失惧而統兵官又莫之問也而法
不幾頓乎兵部四司官同時之斷

命募兵河南山東浙江各次第報墢延綏勁兵甲
天下獨後期不至説者為魏司官物故而然噫
使魂號於泰關
上言委諸草莽同舟共濟之謂何尚泄泄而不以
兵應也重辟若麻承恩劉孔胤郭有光議出馬
匹家丁以代一死業為非法乃罪者已出而所
以贖罪者杳然藉
天朝使過之

仁為奸宄偷生之路

紀綱掃地矣新兵叛至全營誅之則法窮於人不

誅則人逃於法操縱輕重之權固非職所能遥

度然合此能[illegible]烏養此饑鷹糜金錢無算僅供其

一飽而去誰實為之乃獨罪將官熊錦輩總鎮

東事敗衂以來功罪不明賞罰無く逃者尚稽

斧鉞之誅死者未蒙

褒恤之典見在遊宦者幾幸彈文為生入王關之

符士卒且然浸及將帥矣道府且然浸及節鉞

矣萬一所在蜂起臂指不屬呼吸不應我

皇上誰與捍疆圉哉職謂

法令愈玩弛者此也東事無寧搜餉孔亟課額與

舊逋並斂舟車與新餉交徵奪牛並以奪耕荒

蕪幾遍隴某若兵劇若虜呼號且徹通津昔招

訢

商以實

京師今

京師之富散之四方矣昔豫支包攬商人買
朝廷今則鋪墊守支堀膏吸髓
朝廷又買商人矣東南郡邑括子弟兵幾何而就
者如蹈湯火佐領胥吏擇人而食有以一役博
數十金之入者若如奸弁李一忠假援遼之名
恐嚇而煽搖之其搔擾不什伯於此乎江左囂
淩訛言煩起巨室四顧惶惑一日數驚有變易
姓名奔鼠山谷者徽郡邑安輯幾不復覯清寧

世界假如奸民曹致康挾内使之威披括富户
之
明旨其播害又當何如也總緣中使旁午以來
天怒人怨農無藉野之思賈無出途之想見在藏
市者側耳風聲鶴淚?為捲資徙業之圖四民如
此縉紳亦然小臣如此大臣亦然有臣億萬詢?
為億萬心矣脫一夫狂逞草澤響應本搖而支
幹隨之

皇上誰與托
社稷哉職謂民心日携日渙者此也法令如此民
心若彼必也
廟廊之上有一番申飭以重統轄之權然後可挽
弱而為强有一番恩威以伸勸懲之用然後可
聯渙而為萃改歲而後靜聽杳然如近見輔臣
方從哲請
皇上降

勅須賞一
疏詢為目前救時之急着我
皇上尤然
留中輔臣不聞固
請豈以時事尚可優游耶頃
天象又見告矣
皇上不察其來請觀其往歲風變而三路喪師再
變而全營背叛災不虛生時難屢惧整頓而收

拾之寧煩再計伏乞
皇上特
勅以諭經臣
頒賞以鼓將士一切調募戰守機宜循名核實信
賞必罰務在必行漫令者
法無赦更祈
勅諭南北父老子弟示以兵餉舟車屬不得已事
過即為停罷推心置腹用一緩二明與元元休

息言利生事者
三尺繩之亦不貸如此則
法令行如流水民心固於膠漆內修外攘之業端
必賴之昔德宗奉天一詔雖驕將悍卒聞之無
不感激揮涕真見人情如此以為賊不足平今
日事急矣即
亟下罪己之
詔立

紀綱宣

德意以壯士氣而收人心已屬後期若需之

檢發戒勿躁急恐奴躁而我不得靜奴急而我不

得緩也天下事尚忍言哉

臣按遼事兵興以來加派之害最叢民怨天

下熬?熬?强敵之資賴有

光考散帑免稅寬大之詔一日而收拾人心耳

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提督四夷館少卿胡來朝一本目擊時艱敬
陳末議以備
採擇以疏壅滯事臣行能無足比數往歲典選無
功句々日々廢棄乃荷
聖明使々過伏復
起今官跼蹐
高厚之恩莫知所報初入

國門見夷氛未靖妖星吐芒
廷臣各矢忠謨
聖主默有
成筭臣何敢復有陳説惟是一二要務在今日雖
不及圖而後日似不可已者懇望
皇上試垂聽焉
一曰議復種馬以備不虞
舊制北直河南山東俱有種馬總計一十二萬餘

匹而屯田御史領之無事以圖孳息有事以便
征調
祖制良有
深意至萬曆九年奉
旨變賣而以價貯之同?冏寺迄今馬固?達一空而銀亦
歸之烏有今歲援遼之役有兵缺馬招買無門
向使種馬尚存則雲錦千群一呼可至何致捉
襟露肘若此乎查馬頭名色尚存簿藉?籍惟將各

州縣觧
京草料銀兩酌議存留陸續買補如不用足聽各
州縣多方商處約於三四年間仍足
舊額而止至於點驗印烙屯院自有成規不必更議
然復馬非獨便征調也北直山東河南歲歲有
俵馬之役民間幫貼道路使費一不中式蕩産
破家誠復種馬如臣縣原養四百五十匹則餘
縣可知四五百匹之中一年豈無三四十匹孳

息乎擇其駒之壯大者充其俵解何為不可且俵馬一匹價銀三十兩每縣春秋兩季止以二十匹論當派銀六百兩如於種馬中取解可少派六百兩況大州縣原額又不止此乎總之歲省馬價可一二十萬而民間私費所省或亦稱是臣謂種馬之當復者此也

二曰更調

京兵以習戰陣

京兵團營十二凨號貔貅後漸消耗柔脆無裨實

用土木之變先臣于謙曾挑爲三大營今又不

堪用矣一旦有儆不免調取邊鎮夫等人耳邊

兵豈生而勇膽哉秖以日習戰鬪之場而耳目

熟也臣之愚計欲每歲互相更調如延綏三千

兵入衛即將

京兵三千出守延綏宣大三千兵入衛即將

京兵三千出守宣大待秋防事竣

京兵田營鎮兵還鎮推之各鎮莫不皆然如此則耳目既熟膽氣自壯不過數年羽林介胄悉為勁兵不必調取邊鎮兵臣謂京邊兵之當更調者此也見今邊左用兵結局無期蓄艾之計似非緩圖此臣所以越俎而有言也臣在田間見邊餉缺乏皇上發帑金十萬群臣存見少之心屢請不報計臣計無

所出將二百萬加派民間私計奉
旨加派者可見之數耳其中地方之暗增官吏之
侵沒或不止於強半也
皇上何惜滄海之涓滴不以省閭閻數百萬之擾
乎唐憲宗魏博之賞慨發五百萬緡曰朕蓄聚
貨財正欲為平定四方耳今
皇上府庫充盈正當為剪除禍亂之用不謂酷守
阿堵出憲宗下也至於劉光復以高聲取罪憲

繫有年聞其在獄焚祝
皇仁深自怨悔倘
皇上聞此苦情必亦憮然動念昔蘇軾繫獄省躬
罪己之心見於吟咏曰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神宗聞而釋
之今
皇上憐才好生無物不被不謂久錮忠直之臣乃
出神宗下也倘葑菲可採將種焉

京兵未議

勅下該部裁酌而又將用人行政要務幡然舉行妖星彗變又何足云

臣按京兵與邊兵更調以練膽勇誠為長策但京營之兵既驕且惰驅之守邊未易馴帖也

萬曆三十一年五月十七日

工科署科事右給事中宋一韓一本貂璫弄兵

漸不可長懇乞

聖

明預剪逆萌以銷隱憂事臣惟有天下者之威

莫急於攬權而邊鎮兵馬權之大者故王者重

焉上不操之以為重而或生睥睨之心是倒持

也下明知其不可予而猶挾之以為重是竊美

也則今日之高淮宜思有以處之矣淮在遼左

殺人鬻獄黷貨無厭其跋扈而不可嚮邇真可
五四凶而七六賊其要鎮守而来也陳五兵擁
千騎旌旗蔽野驍鼓喧雲宣言射柳禁中走馬
殿上若似乎四家兵入衛而誘道角觝之戲也
馬前健兒半是夷種番語胡服張弓露刃所過
城市驚惶人烟稀絶若似乎唐戌之變虜騎直
薄國門也朗朗清都不識兵革五十餘年安得
復見此不祥之徵準之惡可勝書乎維時

皇上不即縛之武士付之法曹猶令其鼓行而東
若曰
朝廷不予鎮守便可令淮獮耳帖心無他虞矣然
而淮之竊美自若也橫恣自若也臣姑以目前
危道言之彼其所蓄者死士也所驅者驍騎也
時時操演在在射獵儼然戎服而坐麾下所少
者大將軍名號耳且郵傳惟其騷動營衛惟其
需索山海惟其蹂躪官兵惟其轄轢士夫惟其

奴隸單民惟其草管行人惟其劫掠是虜無時

不犯邊邊無時不中虜也如是者而邊危彼其

所通者屬國也所勾者外夷也朝馳龍粟暮走

龍旗或指

進貢索冠索珠或指

宣諭求貂求馬曾不思朝鮮兵火之後殘

國家尚以物力翼蔽生養之淮獨何心過為誅求

夷虜小歹青奴兒哈赤獷悍難訓近稍以馬市

羈縻尚慮寒盟而顧挑之漢禍先矣有如一旦嗚鏑內向誰執其咎如是者而邊再危且不獨邊危而已彼其所收者降夷也所募者窮虜也此輩狼子野心包藏叵測今日雖急我歸來而風飈雲擾之思實未嘗一日忘也哱氏受

國厚恩一拂其心剚刃撫臣不啻孤雛麻貴身為主帥至不能保其愛子此往事可鑒也淮即全多能終結為腹心不反戈乎如是者而而淮亦

危矣淮誠不足惜其若孤鎮之荼毒何況夫竊
弄不已盤據益固剪除益難彼石亨垂涎紫荆
關曹吉祥蹀血
東華門正坐栽柳不早積漸使然此亦
皇上之所聞何不明出
勅諭一道責令高淮不得私募家丁潛收夷種不
得役占選鋒家藏戰馬不得擅稱龍旗龍票不
得擅逼屬國屬夷務令威福歸之

朝廷地方撫鎮備亦剪逆之早計治標之急術乎

若念遼左民力已竭兵氣已單

亟撤高淮徐講生聚教訓之策此尤中外飲食而

祝、

聖明者也伏惟

皇上省覽採納遼左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三十一年科臣已有奴酋之慮宋一韓

之在兵垣可謂明而熟於計者

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十三日

吏科給事中劉道亨一本為春汛伊始

聖政宜新謹存收拾人心消絕亂萌六事懇乞

聖明採納以維萬世治安事今談者皆曰倭患可畏矣此外患也内治誠固人心誠孚即有外侮何難於圖乃邇來

朝廷之紀綱盡廢好尚熒惑功罪淆亂人心已失亂萌已章矣今不亟為收拾消絕則土崩瓦解

之勢揭竿斬木之變臣且不忍言者駭而圖之
悔有及乎臣言官也狗馬一念不容緘默謹據
六事上
聞收拾人心者三曰寬罪杖之臣曰罷採礦之令
曰節營造之費所謂消絕亂萌者三曰懲貪曰
彌盜曰禁搗巢昔之忠良罪廢者或一二人今
則巖穴皆是人情洶洶以為亂兆古人曰雍齒
且侯吾屬無患

皇上誠取所最厭而海內共以為賢者某人朝起田間夕登要路不惜破格不拘一途彼感

皇上使過之仁則圖報必切人服

皇上無我之度則顧忠者必多是與民同好收拾人心第一着也人主筐篚萬國未可與細民爭刀錐之利故悖入即悖出成貨殖也比礦一時權宜之計而奉行者恣睢無已在所囂然

皇上誠將首倡如仲春等寘之法而悉罷中使之

聞採者所入礦銀發東征將士示無用此是與
民同惡收拾人心第二着也乾清坤寧兩宮計
者以百餘萬報矣
皇極諸殿閣計者不知且幾倍此豈神輸盡吾民
膏血也
皇上誠上敬天怒下恤民窮渙然降詔司空相時
度力簡廉任事不乾沒於外不冒濫於內而又
發內帑十之三以佐工作而紓元元之困此勞

民而民不怨收拾人心第三着也夫今
朝廷何負於百姓而啾啾思亂此皆貪吏為之以
訟至者不問曲直多取罪贖罪贖完矣曲直竟
未判也又有避罪罰贖之名而多索紙價詞內
一名紙價貳錢詞內十名紙價貳兩矣以稅至
者原額之內或加五或加七加二則閭閻相傳
以為廉潔又有稅簿未出而先折羨耗者虛往
實歸民瘠更肥算而上之官愈尊家愈富有歷

官邊方而轎扛用夫六百名者有歷官肆月而扛三十九擡者有歷官旬日而積羨過一千者財者民之心傷民之心安能不與吏為仇而

朝廷又從而尊顯之安得不嗷嗷思亂消絕亂萌第一在懲貪吏有司於良民富民既取之盡脂膏矣而其奸為盜者又使之奪良民富民之所有而一切不問有告者且罪之此猶避失盜之罰爾而沽德綿綿示仁昭昭以釋盜者又半故

有殺一家人命而不顧者有盜去三千金而不問者有盜去官鞘捌百金而累民攤派者是使良民受貪吏之害而又受盜之害小為盜大為逆盜之始以戕良民而其究以亂國故消亂萌第二在彌盜欵貢之始邊官畏虜甚於畏法故多方以媚虜即溢額不顧也欵貢之久邊官習於虜若不盡畏又每年撫賞成而官不加進喜事者又多敢戰之說故邊官往往務以搗巢見

奇搗巢首功一則報十獲首功十則報百秋高
馬肥虜來報怨搶一月走二千里不報也墜二
三十墩臺不報也殺一堡人民不報也
朝廷之上宣捷布恩焉知邊境之民如屠卵其久
與款而虜未有釁者今日議節省若干明日議
停賞某事又明日議行罰某事一切以中國之
法治虜此亦恃虜之無大志耳若虜果有大志
深入決戰如是之人其兵安足恃哉今日所被

倭敗即前日敗虜者也何以功罪之異民命物力所係匪細豈宜如倭之以兵常試耶故消絶亂萌者第三在禁搗巢夫天下之事太上圖於未然次之防於將然下之救於已然今則固其已然時矣失今不救禍敗可俟臣所言六事前三者在
皇上一念之轉移後三者在
皇上片綸之戒諭無難為者而人心之離而復合

世道之亂而復治胥係於此伏惟

聖明採而施行宗社幸甚

職聞禦夷狄者來則拒去弗追耳開邊隙者

皆以搗巢我有一番搗巢虜有一番報怨搗

巢上功幕府而報怨之慘莫以關也蓋榆林

甘肅多有之而杜松以用之邊且用之奴酋

宜其僨轅矣

萬曆四十年十一月十六日
四川道御史田生金一本為告
廟宣捷宜慎功罪賞罰宜明仰乞
聖裁鄭重大典以杜邊釁以服人心事臣於前月
疏參遼東巡撫楊鎬大都數其開釁挑虜飾敗
為功之罪而鎬所報之大捷尚未真陳其顛末
也近接邸報楊鎬一本為蒙議邊臣不堪尸位
乞速

賜罷免以重封疆事寥寥數語止欲乞身且謂疏
中是非虛實無須置辯臣深服其雅量不欲有
言矣第鎬之功次至於上瀆
天聰擇日宣捷奏有
明旨下議其罪
上賞其奸輕
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無過此者臣請盡言而無隱
可乎夫鎬之鋪張奇捷僥倖異數者不過駕言

鎮安一捷乃臨陣殺虜非搗巢也不知麻貴塘報已自供矣試就其報參詳之據稱虜向關門先進六十餘騎即被我兵斬首三十六顆是何斬之神速如此乎其為烏有之詞可知也再斬八十七顆即在邊外矣再斬六十七顆在白雲山去邊遠矣又斬八十五顆在可毋林去邊又遠矣虜誠犯順何以絕不入邊而我將士之成功何以恰在邊外今邊人曾不得耳而目之乎

其為巧飾其詞以掩飾擣巢之迹又可知也據臣所謂粉花父子是日以慶賀別行而留其老弱守帳鎬諜其有可乘之隙夜撲睡虜斬童稚安婦若而人而所執者皆黃口之胡兒此鎬所謂奇捷也然使一舉之後能使虜帳遠遁邊塵不驚則雖侈為殊勲亦未為不可乃虜之憾繇此結而遝之禍繇此深矣期年之內羽檄星馳胡


騎風擁一還於清河再還於長靜東勝又再還

於鐵嶺虜皆以數萬入寇而我兵不滿萬衆寡不敵勝負自分匿影潛行以聽虜之自飽虜東則避而西虜西則避而東迨其既去又以堵絕塞敗朦朧報功虜益利我之易與迄無休日於是有靜遠之蹂躪有大靜之屠戮有大清之挫衄鎮遠之殺掠過多盡隱實數杏山之殘破已甚聊報蹂虜其他肆侵軼而不聞者又未易更僕數也嗟嗟邊人已無生氣柰何使胡馬至此

豈非鎮安一舉挑之哉夫鎬以鵠巢報捷而以血戰聞已無解於欺謾之罪況其流毒無窮開門揖盜遂人痛心疾首怨氣於天祝融為災軍資盡燬此固鬼神之所殛者以是告
廟獻俘矯舉以祭祓於二祖八宗在天之靈其肯受之乎臣查得宣捷之典告諸郊廟播諸民臣百官諏吉而朝太史秉筆以書其為禮亦隆矣竊恐

聖明之世不宜輕此舉動也君子之論事也惟其平論人也惟其恕耳姑就鎮安一役虛心質之使其挫虜於猖獗之時則為功挑虜於安靜之時則為罪我去而虜不能復來則為功虜來而我不能復去則為罪今日遼左之敘擾虜犯我乎我挑虜乎則前日鎮安之大捷以功論乎以罪論乎

廟堂之上當必有確議矣然臣猶有說焉

肅
皇帝時邊臣獲世廕者十不二三保首領者十不六七至於今日邊臣之不以捷聞者幾人其獲世廕者幾人豈今九邊才盡皆超軼前聞哉蓋當時欵議未成虜情難隱而法令嚴密敗者必誅頃者虜貪漢物已非昔日驁鷔之時矣邊臣肯以安靜之心坐而鎮之似亦可帖然無事而無柰賞重罰輕垂涎於雲仍之朱紱何也誠使

皇上深維邊計軫念邊民又念邊臣風霜之苦著為令甲令後邊藩撫臣果能勤訓練厚儲胥堅壁壘修戰備照隆慶五年題准整飭邊防八事從實舉行率有大虜入犯的係臨陣殺敵者賞廷於世

國家固有彝章矣若能保境和民敦信馭虜三年之內虜不犯邊者比殺敵之賞世廕如故彼所願既遂他無所需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

之內所沿邊方之民何止百萬計哉臣查得
隆慶三年題准薊昌二鎮務要因墻拒守以守為
戰果能保無他虞照斬首事例
題准陞級世襲倘通其意以行之衝邊一體遵守
所全實多此非阻戰士之氣實以養
國家之威收全勝之效也伏乞
皇上俯情輿論
勅下兵部從公酌議鎬所報功次是否擣巢果否

迎敵應否宣捷不妨酌量功罪慎重
大典以昭勸懲之功以塞悠悠之口至於鎬者或
寬其斧鉞使解任也惟
命或恕其決裂邊事責以收拾使之戴罪任事也
亦惟
命臣所求多於鎬第為查捷重典恐唯草草而搞
巢閙釁飾敗為攻（功）已成錮習牢不可破故因鎬
一申明之應否著為例以杜邊臣生事之心以

固
中國元元之命惟
聖明採擇幸甚
楊鎬以搗巢為戰功而遼東之事終為搗巢
誤田生金所云
肅皇帝時邊臣保首領者十不六七受世廕者十
不二三今日邊臣之不以捷聞者幾何人其
不獲世廕者幾何人豈今之邊才盡勝於昔

耶誠為萬論

萬曆三十七年四月十八日
兵部一本為夷虜交訌遼鎮甚危謹陳兵食戰
欵之策懇乞
聖明責以保疆土以衛
陵京事臣聞戎狄為患自故已然然患不在於冦
暴横行之日而在於行勢浸昌之始長嘯之胡
雖洛陽之侍之其芽蘖甚微然明者察之女直
之興於鴨綠蒙古之起於沙漠卒至呑夷猾夏

為國大憂何者虜誠詐鷙難制然所志不過驅掠而已則其欲易足其謀易折而增之以權譎假之以仁義欲不止於財帛人畜謀不止於侵凌寇暴則吾患始大矣此今日為速計者當如捧土以塞潰隄激水以救焚灼雖被髮纓冠狂奔盡氣猶恐其時之後也以連左彈丸黑子之壤而蒙古女直全部裔夷環繞而蹂躪其間又皆方盛方張之勢非若西方諸虜受我我索雄

心耗於甘餌狡黠制於盟誓吾猶一意羈縻之
以徼安靜之福也自河以西禍起於插漢則廣
寧前錦義諸州危自遼陽以東釁起於奴酋則
開原遼海州危若腹背皆受敵夷虜交訌則全
遼將非我有而薊門幾輔矣論者猶疑九邊並
重曷為獨急遼而緩於諸邊是不知有藩籬門
庭之分別矣或稍稍議添兵馬議增芻糧議設
守戰之且主計者既窘於持籌旁觀者亦疑於

驚擾然則當束手待變棄城郭衣冠之民而僤

為左袵耶臣職司樞莞憂在

朝社但安為疆計安危不能為內外存體例謹條

上四事伏乞

勅下户工二部及薊遼督撫速無（為）舉行

計開

一謂兵不可不增者何也其說有四在復舊額

在募勇敢、在汰虛冒在屯要害邊鎮馬步官軍

原額設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三人漸耗減而八萬近者歲報僅七萬二千九百餘人矣較原額實少二萬二千人據御史條陳除見在老弱其精壯者不過二萬有奇而散布於三大營兩協七參將十二游擊二十五守備之間單弱已甚緩急何濟今縱未能破格增兵獨不可補足其舊乎較量時勢當增官兵三萬人即不然而二萬二千人湊足之數不可缺也是之謂復故額

兵復失使佳勾補於謂所已故之餘丁則疲癃充數與無兵同合將近日報募事例或於土著或於降夷或於山海要路或於廢將家養健兒懸金購募必其軀幹驍健能超石蹶張者先繇該道募選後送撫鎮審驗發營合練俾習擊刺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縱有安家月粮等費不可靳也是之謂募勇敢新兵募兵無在營舊兵有名無實或衙門占役或勢門隱冒堪?甚至輿臺

皂隸門役廝養無一不古家丁行間無宿飽而
募下糜費糧國儲以是耗蠹壯夫以是逋逃是
在撫道口意清覈撤騎咸從然后嚴諭將領不得
隱占一騎一卒有仍前詭冒者即參奏提問縱
有大怨大謗不恤也是之謂汰虛冒凡兵分之
則勢寡而力弱合則勢重而力強遼之兵馬臣
也其非未見其合也若以新募之兵仍補足各
營舊逋之數則零星分布單弱如舊何若聚精

銳之卒屯駐重地若廣寧官軍萬二千餘人合增至五萬五千人分爲三營以一大將統之前屯軍二千四百人合增至六千人分爲二營以副將一員統之錦州官軍一千七百人義州官軍二千餘人合各增之五千人各以遊擊一員領之開原官軍二千七百餘人合增至五千人以叅將一員領之遼陽官軍五千二百餘人各增至萬人分爲三營以副將一員統之計增新兵

二萬二千餘人有應抽撥分駐者聽臨時酌定衆至萬人以上乃可稱大兵三大鎮東西相望正副將左右提挈訓練齊一心膽自壯簡閱便易盡弊不生矣是之謂屯要害合四策者以繕兵雖新增堡二萬餘兩即可以壯金遼十萬之威兩可以制插漢而東可以待奴酋矣一謂餉不可不處者何也今大農之積貯久虛九邊之軍需乏絶仰

大
叩閽莫可為計萬不得已而以權宜之術其說有四議通鹽法頃者遼左撫臣以復標鹽為請標鹽者遼方緊急標兵乏餉令商人輸銀於邊准其中鹽越次放支是兵餉之利商人之利而正課之害也而淮鹽稅奉
旨
停免額課尚滯商困未甦而陟行標鹽誠為不便第公私匱竭匪是難濟合無准商輸折色於山海關將引價五錢與餘鹽五錢一併預納

到淮支塩許其超掣係標塩者淮行於六府新
復之地其非標塩者不為焉則既不與他商爭
地而自於正課無妨第微礙於廣之塩法然粵
東輸課甚微可以理奪計歲入邊餉可當一單
八萬兩之費煩户部准行巡塩御史議
請課正課無礙即令商人輸納專用濟邊亦一策
也一議併事例工部之有事例為大工設也玆
例一啟而加納者利於充支之便往往舍太倉

而趙東曹據户部冊開每歲減銀四十餘萬兩是户部之邊計明以工部之事例而詘矣今

三門鼎建似有次第其餘大工匪日夕可就而近邊驛騷動外患孔棘譬之人家寇在門庭即華堂邃宇豈能安枕臣以為停暫工部事例之銀仍於併歸户部輟土木之費以急安攘之畫即太倉歲可增入一二十萬乞以新入撥遼鎮添兵之用亦一策也一議借外帑凡募兵安家舊例

廿五兩募兵三萬則目下當費銀一十五兩月
餉可以陸續而觧募銀豈可一蹴而與太倉之
人不繼冏等之桔亦盡矣竊惟
京師天下根本而邊鎮又
京
師肘腋異時虜蹦三輔召天下兵馬入衛至今
薊門班軍歲歲不絕矧虜勢跳梁我兵單虛其
就尤勤王急公之誼枕戈滅虜之念我曩者西
征曾借漕庫十萬近日滇變亦借南戶部五萬

以三韓重地較之滇蜀尤為吃緊此項募兵銀
委無所出乞行南户兵二部及漕運衙門會議
有無庫貯堪動官銀發以佐助臣部不敢定其
額數諸存忠於為國必有慷慨樂輸以共維邊
事倘湊定足十五萬則邊事可少濟矣是又一
策也一議援武級臣部近於納級之禁嚴矣凡
由白衣援納者非有邊功實援縱保薦合路未
常推用武功鬻爵者昔人所鄙然而輸財助邊

亦以屬魁傑尚往之路況累經直指薦剡有終不容湮沒者乎合無比照文職例量准加納凡已經納級官又能輸銀三百兩以上助邊者仍比照報捷効勞等官題加實授署職與衛所世官及中試武舉一體登簿錄用不為分別其上納銀如先年東征開納事例並輸之於武庫司遇邊境申索差官解發亦足以佐燃眉之急是亦一策也臣部在兵言兵而已餉不給則詰司

壯馬則踴躍用兵勝氣自倍是習其奇而後可戰也一嚴哨探夫哨探軍中之耳目也夜不收者人形而獸慣走虜穴察虜動靜先期豫報可以迎敵可以設伏報而速且得實當與斬首虜同賞報而遲且譸張即當以失軍機同罪大勝堡之失探報誰乎卒相習成玩以為固然陷堡縱掠臍噬何及合申嚴前令使覘敵情有功升賞不後失事立斬以徇將官中有不肖不加優

恤者并置法是明其謀而後可戰也一慎出塞主客勞逸兵家常談蓋必蓄我之全力以待敵之可乘故謝玄以八千衆破苻秦於淮水劉錡以五千衆而敗兀朮於皂角林皆以泰制動以堅乘瑕若遼左近事既以援薊而致仇又以憾虜而窮追零犯已不勝疲大舉將何以應此按臣所以有三鼓氣竭之喻也以近合申明節制無事練兵株秣馬不離信地聞警即傳宣號令分

佈防守或邀擊其衡衝?或遠出其右齊心堵截即首級不獲不失中賞其有不由督臣征調不與撫臣計議而輕兵遠出浪言野戰者縱有功不錄且以悖違

農顧司農所持籌而莫可為計即臣部所跼蹐而不敢自寧者伏乞

聖裁

一戰不可不習何也其畧亦有四一練火器中

國與虜騎步不敵勇怯不敵衆寡不敵弓矢不
敵然惟火器勝之遠環向皆虜無歲不戰願獨
不及我長技合無
准
行該撫鎮衙門選鋒軍中精於火器者如法製
造勿儉工價如法教習勿為文具大將軍炮非
危城不發若百子銃銃轟天雷等則偏入壁伍時
時可演三眼銃神槍等則無防騎射人人可習
一切鉛藥等費即內支給明白請銷全軍俱習

火攻犬羊自然號魄是習其具而后可戰也一市戰馬遼馬所以易於耗損者蓋由官員之為以子錢愚軍士以賤值市劣馬以羸馬結騎軍太僕寺歲發馬價其為貪吏所乾沒久矣欲革夙弊非復民樂市買不可使當官領價而分頭收買驗果驃壯而后印烙價無尅則民間之善馬出焉中江九市之馬不轉而之朝鮮矣前此差官質貸營運息錢之例嚴禁勿許使軍中有

卼

明旨論是明其節制而後可戰伏乞
聖裁
一謂欵不可不議者何也其說有二在寨虜情
在專責任矣何謂虜情插漢諸部雖歸命一虜
主而酋首意未長相一拱免調兵寧賽未許也
乞靈於虎故免憨而打不貢充計等不顧也三
犯錦州再後雖魁一堡我兵殊死戰虜所損人
馬馬?亦畧相當既有䑸䑸卼不安之形且失本市撫

賞之利其意若未嘗忘欵賴暈大自河流犯搶之後開薊門調夷漢丁甚衆軍聲赫然其砍巨木以塞路掣帳房而遠徙因啞拜台吉而講書因三娘子而詰西鎮之助兵則情迫勢屈居然可見其意又未嘗不欲急欵此插漢與來蟒之情也奴酋信傑巨測然生聚儲蓄三十餘年居屋耕食未易輕從況宰賽北關其兵力尚為均敵奴所招撫多我華人南關仇夷恒在左右悉

衆輕遲又恐朝鮮之躡其後其意似未能捨數萬車價之利而急言戰也即養虎終以遺患而犬羊尚有內心非我急有以挑激之則其反形未速宰賽之於北關雖香火之情日疎而甥舅之名仍在奴酋以甘言語誘之以合北關謀誘殺讒之故宰酋意不能無動然令謀犯搶竟未之應蓋奴酋屢以狡獪吞併諸夷若不築寨猛骨孛羅輩般鑒未遠宰酋所知其意似未能斷

中國之市賞之路而偏為奴邊即夷猾非我族類而輔車猶然相倚若我有以羈摩縻?之則其內附而未改此又奴酋與宰賽之情也誠計而得其情則所與款者賞而所與戰者約矣臣故曰審夷情矣何謂責任夫一柄兩持事不成外監中制謀必敗主戰固疑於生爭主款尤近於損威皆士大夫話議之府若可望推諉誰肯肩之今賢臣兼制三鎮者也然薊遠近不同情形互異

若朶顏插漢狼狽相依東突而犯非薊鎮邊足制具死命則不受欵謀足沮其援兵亦不成欵必近撫恭順屬夷以得其情遠諭宣撫白酋以係其念顧諭兩鎮俱欵以伐其謀陰要兎計主盟以馭其暴是誰薊鎮據三虜之中審勢酌宜縱縱在手請專責成於督臣而邊之撫臣受畫為若自三岔河以東去薊門且千里而遙夷情之向皆不可懸而度欵戰之機宜未可遙而制

策宰酋者且當以復嘗為欵宰使北關與宰酋
為昏蓋以牽制奴酋必不可驅宰賽歸奴速以
吞併北關近據按臣題稱開原道曉譬宰酋與
北關解怨以歸我掠人甚得策矣策酋酋?者且當
以文告為欵奴既以得地為利則必以失地為
恐近遺千骨里齋印信公文其云裏邊邊要張
其哈喇佃子項有
皇
帝印信公文即行送進者說詭?詞也其云天兵遺?

兵共逐邪林孛羅自顧看守邊界者採?詞也臣
部竊計以為探虎狼之吻而奪之食未必得志
吾第諭以
朝
廷但正驅民邀功之罪非有意覩兵還侵也則
恩賞自白朝廷邊臣何敢檀擅?專示以明白正
大之詞用昭
王
者不治夷狄之意若彼逆行既著則中國自有
長策變固貴於預圖語不必於先然尤在違之

撫臣與按臣密計與諸道會議相機審畫得便
即從弗便即止凡自廣寧以秉(東?)諸專責成於遼
撫而薊之督臣遙領焉彼此既以分任功罪宜
有區別各專其意務終其事凡中外風聞無得
阻隢(撓?)其間則款可幾而成款成吾可徐修戰具
矣也臣故曰在專責任伏候
聖裁

職按此疏籌虜情邊事若指掌藉令亡羊補

牢遼猶可守也當時所請金止十五萬已足
辦餉廷臣相顧莫有應者豈知後來費至二
千萬無捄於全遼之喪耶